

飲冰室文集

三

飲冰室文集  
卷之三  
PDF

飲冰室文集卷二目錄

丁酉集下

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

一葉

續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

六

論中國之將強

九

春秋中國彘狄辨序

十四

記東俠

十六

南學會序

十九

湖南時務學堂學約十章

二二

知恥學會序

二八

醫學善會序

三十

復劉古愚山長書

三四

倡設女學堂啓 三七

萬木草堂小學學記 三八

日本國志後序 四一

經世文新編序 四二

蒙學報演義報合序 四四

致伍秩庸星使書 四六

復友人論保教書 五一

# 飲冰室文集卷二

丁酉集下

新會 梁啓超 著

## 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

博矣哉。春秋張三世之義也。治天下者有三世。一曰多君爲政之世。二曰一君爲政之世。三曰民爲政之世。多君世之別又有二。一曰酋長之世。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。一君世之別又有二。一曰君主之世。二曰君民共主之世。民政世之別亦有二。一曰有總統之世。二曰無總統之世。多君者。據亂世之政也。一君者。升平世之政也。民者。太平世之政也。此三世六別者。與地球始有人類以來之年限。有相關之理。未及其世。不能躡之。既及其世。不能闕之。酋長之世。起於何也。人類初戰物而勝之。然而未有輿騎舟楫之利。一山一川一林一澤之隔。則不能相通也。於是乎割然命爲一國。其黠者或強有力者。即從而

君之。故老子曰：古者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其民老死不相往來。禹會諸侯於塗山，執玉帛者萬國。彼禹域之大，未及今日之半也。而爲國者萬，斯蓋酋長之世也。今之蒙古也，回疆也，苗也，黎也，生番也，土司也，非洲也，南洋也，墨洲，澳洲之土人也。皆吾夏后氏以前之世界也。凡酋長之世，戰鬪最多，何也？其地隔，故其民不相習，而其情不相加。以凡有血氣皆有爭心，故相戕無已時也。封建世既有一天子以統衆諸侯矣，而猶命爲多君何也？封建者，天子與諸侯俱据土而治，有不純臣之義。見公羊何注觀於周禮祗治畿內，春秋戰國諸侯各自爲政，可以見封建世之俗矣。其時諸侯與天子同有無限之權，故謂之多君。封建亦一大酋長耳。其相戕亦慘，其戰鬪亦多。

世卿亦謂之多君何也？禮喪服傳：公士大夫之衆，臣爲其君傳曰：君謂有地者也。蓋古者凡有采地皆稱君，而仕於其邑居隸其地者皆爲之民，其待之也亦得有無限之權，故亦謂之多君。世卿之國亦多戰鬪，如魯之季孫氏、郈氏，晉之韓、魏、范。



中行氏皆是也。故世卿亦可謂之小封建。

凡多君之世。其民皆極苦。爭城爭地。糜爛以戰。無論矣。彼其爲君者。又必窮奢極暴。賦歛之苛。徭役之苦。刑罰之刻。皆不可思議。觀於漢之諸侯王。及今之土司。猶可得其概矣。孔子作春秋。將以救民也。故立爲大一統。譏世卿二義。此二者所以變多君而爲一君也。變多君而爲一君。謂之小康。昔者秦楚吳越相讐相殺。流血者。不知幾千萬人也。問今有陝人與湘人爭強。蘇人與浙人構怨者乎。無有也。昔之相讐相殺者。皆兩君爲之也。無有君無有國。復歸於一。則與民休息。此大一統之效也。世卿之世。苟非貴冑。不得位卿孤。既譏世卿。乃立選舉。但使經明行修。雖蓬藜之士。可以與聞天下事。如是則賢才衆多。而天下事有所賴。此譏世卿之效也。

雖然。當其變也。蓋亦難矣。秦漢以後。奉春秋爲經世之學。亦既大一統矣。然漢初之吳楚七國亂之。漢末以州牧亂之。晉之八王亂之。唐之藩鎮亂之。乃至明之燕

王宸濠。此害猶未獲息。越二千年。直至我朝。定宗室自親王以下至奉恩將軍。凡九等。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恩騎尉。凡二十六等。悉用漢關內侯之制。無分土。無分民。而封建之多。君始廢。漢氏雖定選舉之制。而魏晉九品中正。寒門貴族。界限畫然。此猶微有世卿之意焉。雖然。吾中國二千年。免於多君之害者。抑已多矣。皆食素王之賜也。凡變多君而爲一君者。其國必驟強。昔美之三十七邦也。德之二十五邦也。意之二十四邦也。日本之九十二諸侯也。當其未合也。彼數國者。曾不克自列於地球也。其既合也。乃各雄長於三洲。何也。彼昔者方罷敵其民。以相爭之不暇。自斲其元氣。耗其財力。以各供其君之私欲。合而一之。乃免此難。此一君世之所以爲小康也。而惜乎諸國用春秋之義太晚。百年前之糜爛。良可哀也。』

世卿之多。君。地球各國。自中土以外。罕有能變者。日本受毒最久。藤原以後。政柄下移。大將軍諸侯王之權。過於天皇。直至明治維新。凡千餘年。乃始克革。今俄之皇族。世在要津。英之世爵。主持上議院。乃至法人既變民政。而前朝爵胄。猶潛滋

暗窺漸移國權。蓋甚矣變之之難也。

封建世卿之與奴隸。其事相因也。舉天下之地。而畀諸諸侯。則凡居其地者。莫敢

不爲臣。舉天下之田。而聚諸貴族。則凡耕其田者。莫敢不爲隸。故多君之世。其民

必分爲數等。而奴隸徧於天下。孔子之制。則自天子以外。士農工商。天子之元子猶士也編爲

四民。各授百畝。咸得自主。六經不言有奴隸。周禮有之者非孔子所定之制漢世累詔放奴婢。行孔

子之制也。後世此議不講。至今日而滿蒙尙有包衣望族。達官尙有世僕。蓋猶多

君世之舊習焉。西方則俄國之田。尙悉歸貴族掌轄。法國之田。悉爲教士及世爵

公產。凡齊民之欲耕者。不得不佃其田。而佃其田者。不得不爲之役。自餘諸國。亦

多類是。日本分人爲數等之風尤盛。乃至有穢多非人等名號。凡列此者。不齒人

類。而南北美至以販奴一事。搆兵垂十年。此皆多君世之弊政也。今殆將悉革矣。

此亦春秋施及蠻貊之一端也。余別有孔制禁用奴婢考

歐洲自希臘列國時已有議政院。論者以爲即今之民政。然而吾竊竊焉疑之。彼



其議政院皆王族世爵主持其事。如魯之三桓。鄭之七穆。晉之六卿。楚之屈景。父子兄弟。世居要津。相繼相及耳。至於匹夫編戶。豈直不能與聞國是。乃至視之若奴隸。舉族不得通籍。此其爲政也。謂之君無權則可。謂之民有權則不可。此實世卿多君之世界也。度其爲制也。殆如英國今日之上議院。而非英國今日之下議院。周厲無道。見流於莛。而共和執政。滕文公行三年之喪。而父兄百官皆不悅。此實上議院之制也。不得謂之民政。若謂此爲民政也。則我朝天聰崇德間。八貝勒並坐議政。亦寧可謂之爲民政也。俄史稱俄本有議事會。由貴爵主之。頗有權勢。諸事皆可酌定。一千六百九十九年。大彼得廢之。更立新會。損益其規。俾權操於已。見俄史輯譯卷二俄之舊會。殆猶夫希臘羅馬諸國之議院也。猶多君之政也。俄之變多君而爲一君。則自大彼得始也。

大地之事物物。皆由簡而進於繁。由質而進於文。由惡而進於善。有一定之等。有一定之時。如地質學各層之石。其位次不能凌亂也。今謂當中土多君之世。而

國已有民政。既有民政。而旋復退而爲君政。此於公理不順。明於幾何之學者。必能辨之。

嚴復曰。歐洲政制。向分三種。曰滿那棄者。一君治民之制也。曰巫理斯托格拉時者。世族貴人共和之制也。曰德謨格拉時者。國民爲政之制也。德謨格拉時又名公產。又名合衆。希羅兩史。班班可稽。與前二制相爲起滅。雖其時法制未若今者之美備。然實爲後來民治濫觴。且天演之事。始於胚胎。終於成體。泰西有今日之民主。則當夏商時合有種子以爲起點。而專行君政之國。雖演之億萬年。不能由君而入民。子之言未爲當也。啓超曰。吾旣未克讀西籍。事事仰給於舌人。則於西史所關知其淺也。乃若其所疑者。則據虛理比例以測之。以謂其國旣能行民政者。必其民之智甚開。其民之力甚厚。旣舉一國之民。而智焉而力焉。則必無復退而爲君權主治之理。此猶花剛石之下。不得復有煤層。煤層之下。不得復有人跡層也。至於希羅二史。所稱者其或猶火山地震噴出之石汁。而加於地層之上。則

非所敢知。然終疑其爲偶然之事。且非全體也。故代蘭得常得取而篡之。西史稱借民權之名

以攘君位者謂之代蘭得

其與今之民政殆相懸也。至疑西方有胚胎。而東方無起點。斯殆不

然也。日本爲二千年一王主治之國。其君權之重。過於我邦。而今日民義之伸。不讓英德。然則民政不必待數千年前之起點明矣。蓋地球之運。將入太平。固非泰西之所得專。亦非震旦之所得避。吾知不及百年。將舉五洲而悉惟民之從。而吾中國亦未必能獨立而不變。此亦事理之無如何者也。

世之賢知太過者。或疑孔子何必言小康。此大謬也。凡由多君之政。而入民政者。其間必經一君之政。乃始克達所異者。西人則多君之運長。一君之運短。中國則多君之運短。一君之運長。此專就三千年內言之至其自今以往。同歸民政。所謂及其成功一

也。此猶佛法之有頓有漸。而同一法門。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。而使二千年來殺機寡於西國者。則小康之功德無算也。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。

問今日之美國法國。可爲太平矣乎。曰惡。惡可。今日之天下自美法等國言之則

可謂爲民政之世。自中俄英日等國言之。則可謂爲一君之世。然合全局以言之。則仍爲多君之世而已。各私其國。各私其種。各私其土。各私其物。各私其工。各私其商。各私其財。度支之額。半充養兵。舉國之民。悉隸行伍。眈眈相視。齟齬相讐。龍蛇起陸。殺機方長。螳雀互尋。冤親誰問。嗚呼。五洲萬國。直一大酋長之世界焉耳。春秋曰。末不亦樂乎。堯舜之知君子也。易曰。見羣龍无首吉。其殆爲千百年以後之天下言之哉。

卷之六

...

...

...

...

...



續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

去歲李相國使歐洲。問治國之道於德。故相俾士麥。俾士麥曰。我德所以強。練兵而已。今中國之大。患在兵少而不練。船械窳而乏也。若留意於此二者。中國不足強也。見去年七八月間上海香港各報所譯西文報中今歲張侍郎使歐。與德國某爵員語。其言猶俾相言。見

月上海某日報

中國自數十年以來。士夫已寡論變法。卽有一二。則亦惟兵之爲務。以謂

外人之長技。吾國之急圖。只此而已。衆口一詞。不可勝辨。旣聞此言也。則益自張大。謂西方之通人。其所論固亦如是。梁啓超曰。嗟乎。亡天下者。必此言也。吾今持春秋無義戰。墨翟非攻。宋鉞寢兵之義。以告中國。聞者必曰。以此孱國而陳高義以治之。是速其亡也。不知使有國於此。內治修工商盛學校。昌才智繁。雖無兵焉。猶之強也。彼美國是也。美國兵不過二萬。其兵力於歐洲。不能比最小之國。而強鄰眈眈。誰敢侮之。使有國於此。內治墮工商窳。學校塞。才智希。雖舉其國而兵焉。猶之亡也。彼土耳其是也。土耳其以陸軍甲天下。俄土之役。五戰而土三勝焉。而

卒不免於今日。若是乎國之強弱在兵。而所以強弱者不在兵。昭昭然矣。今有病者。其治之也。則必滌其滯積。養其榮衛。培其元氣。使之與無病人等。然後可以及它事。此不易之理也。今授之以申胄。予之以戈戟。而曰爾盍從事焉。吾見其舞蹈不終日。而死期已至也。彼西人之練兵也。其猶壯士之披甲胄而執戈鋌也。若今日之中國。則病夫也。不務治病。而務壯士之所行。故吾曰亡天下者。必此言也。然則西人曷爲爲此言。曰。嗟乎。狡焉思啓封疆以滅社稷者。何國蔑有。吾深惑乎吾國之所謂開新黨者。何以於西人之言。輒深信謹奉。而不敢一致疑也。西人之政事。可以行於中國者。若練兵也。置械也。鐵路也。輪船也。開礦也。西官之在中國者。內焉聒之於吾政府。外焉聒之於吾有司。非一日也。若變科舉也。興學校也。改官制也。興工藝開機器廠也。獎農事也。拓商務也。吾未見西人之爲我一言也。是何也。練兵而將帥之才。必取於彼焉。置械而船艦槍礮之值。必歸於彼焉。通輪船鐵路。而內地之商務。彼得流通焉。開礦而地中之蓄藏。彼得染指焉。且有一興作。而

一切工料。一切匠作。無不仰給之於彼。彼之士民。得以養焉。以故鐵路開礦諸事。其在中國。不得謂非急務也。然自西人言之。則其爲中國謀者十之一。自爲謀者十之九。若乃科舉學校官制工藝農事商務等。斯乃立國之元氣。而致強之本原也。使西人而利吾之智且強也。宜其披肝瀝膽。日日言之。今夫彼之所以得操大權。霑大利於中國者。以吾之弱也。愚也。而烏肯舉彼之所以智所以強之道。而以畀我也。恫乎英士李提摩太之言也。曰。西官之爲中國謀者。實以保護本國之權利耳。余於光緒十年回英。默念華人博習西學之期。必已不遠。因擬謁見英法德等國學部大臣。請示振興新學之道。以儲異日傳播中華之用。迨至某國。投刺晉謁其學部某大臣。叩問學校新規。並請給一文憑。俾得徧游全國大書院。大臣因問余考察本國新學之意。余實對曰。欲以傳諸中華也。語未竟。大臣艷然變色曰。汝教華人盡明西學。其如我國何。其如我各與國何。文憑遂不可得。又曰。西人之見華官。每以諛詞獻媚。曰。貴國學問。實爲各國之首。以驕其自以爲是之心。而

堅其藐視新學之志。必使無以自強而後已。並見李所自著西鐸卷七西鐸以乙未年刻於京師今夫李君亦西

人也。其必非爲譎言以汙蠱西人。無可疑也。而其言若此。吾欲我政府有司之與

西人酬酢者。一審此言也。李相國之過德也。德之官吏及各廠主人。盛設供帳。致

敬盡禮。以相款讌。非有愛於相國也。以謂吾所欲購之船艦槍礮。利將不貲。而欲

脅肩捷足以奪之也。及哭龍姆席間一語。咸始廢然。英法諸國大譁笑之。事見去年萬國公報

然則德人之津津然以練兵置械相勸勉者。由他國眎之。若見肺肝矣。且其心猶

有叵測者。彼德人固歐洲新造之雄國也。又以爲苟不得志於東方。則不能與俄

英法諸國競強弱也。中國之爲俎上肉久矣。商務之權利握於英。鐵路之權利握

於俄。邊防之權利握於法日及諸國。德以後起。越國鄙遠。擇肥而噬。其道頗難。因

思握吾邦之兵權。制全國之死命。故中國之練洋操聘教習也。德廷必選知兵而

有才者以相畀。令其以教習而兼統領之任。今歲鄂省武備學堂之聘某德弁也。

改令祇任教習。不充統領。而德廷乃至移書總署。反覆力爭。此其意欲何爲也。使